

韓非子集解

一
函六冊

韓非子集解
函六冊
PDG

韓非子集解卷第十

長沙王先慎

內儲說下六微第三十一

六微一曰權借在下二曰利異外借三曰託於似類四曰利害有反五曰參疑內爭六曰敵國廢置此六者主之所察也

權勢不可以借人上失其一臣以為百故臣得借則力多力多則內外為用內外為用則

人主壅○先慎曰乾道本不重內外為用四其說在老聃之言失魚也是以人主久語而

左右驚懷○先慎曰張榜本趙本今據增其說在老聃之言失魚也是以人主久語而

未定孰是○先慎曰張榜本趙本今據增其說在老聃之言失魚也是以人主久語而

久語○先慎曰張榜本趙本今據增其說在老聃之言失魚也是以人主久語而

謂之朝夕見謂之夕○先慎曰張榜本趙本今據增其說在老聃之言失魚也是以人主久語而

長魚矯諫曰又諫曰諫字○先慎曰張榜本趙本今據增其說在老聃之言失魚也是以人主久語而

兩見作諫者是改從今本與州侯之一言而燕人浴矢也

君臣之利異故人臣莫忠故臣利立而主利滅○先慎曰臣是以姦臣者召敵兵以內除

舉外事以眩主苟成其私利不顧國患其說在衛人之夫妻禱祝也○先慎曰乾道本夫

夫妻舊倒今從張本與後文同先故戴歆議子弟而三桓攻昭公○先慎曰張榜本誤作公

齊軍而程黃召韓兵○顧廣圻曰說黃作橫按黃璜同字太宰詬說大夫種大成牛教申不害○盧文昭曰

世家漢書古今人表俱作大成午此牛字譌後同先慎曰成史作戊通志氏族畧四謂大

戊者形近而誤也路史後或謂殷大戊後案徐廣史注云戊一作成與韓策及本書合則作

紀十注又作邲古字通

遺衛君書白圭教暴譴○先慎曰呂倉規秦楚○先慎曰宋石

利異二

似類之事人主之所以失誅而大臣之所以成私也是以門人捐水而夷射誅○先慎曰

者濟陽自矯而二人罪司馬喜殺爰騫而季辛誅○先慎曰乾道本無誅字顧廣圻云藏

爰索同字也先慎按下文司馬喜與季辛惡因令人殺爰鄭袖言惡臭而新人勑費無忌

騫中山之君以為季辛也因誅之明此脫誅字今依補鄭袖言惡臭而新人勑費無忌

殺張壽而犀首走故燒芻廩而中山罪○先慎曰殺老儒而濟陽賞也

似類三

事起而有所利其尸主之○先慎曰乾道本尸作市顧廣圻云藏本今本市作尸按句有

害則省其利者即指君有所害必反察之是以明主之論也國害則省其利者臣害則察

其反者其說在楚兵至而陳需相秦種貴而廩吏覆是以昭奚恤執販茅而不僖侯譙其

次○顧廣圻曰藏本今本無不字按依說當作昭文公髮繞災而穰侯請立帝

有反四

參疑之勢亂之所由生也故明主慎之是以晉驪姬殺太子申生而鄭夫人用毒藥衛州吁殺其君完公子根取東周王子職甚有寵而商臣果作亂嚴遂韓廋爭而哀公果遇賊田常闞止戴驪皇喜敵而宋君簡公殺○先慎曰田常下說作田恒後人避諱改也其說在狐突之稱二好與鄭昭之對未生也

參疑五

敵之所務在淫察而就靡○先慎曰淫亂也靡非也人主不察則敵廢置矣○先慎曰此言人主不明敵之所務則敵得以廢置我之人才矣故文王資費仲而秦王患楚使黎且去仲尼而干象沮甘茂是以

子胥宣言而子常用內美人而虞號亡○先慎曰乾道本宣下有王字無人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無王字美下有入字今據刪補伴遺書而萇宏死○先慎曰趙本無宏字盧文昭云宏字脫張本有用雞猴而鄒桀盡○先慎曰桀一本作傑盧文昭云傑張本作桀後同

廢置六

參疑廢置之事明主絕之於內而施之於外資其輕者輔其弱者此謂廟攻參伍既用於內觀聽又行於外則敵徧得其說在秦侏儒之告惠文君也故襄疵言襲鄴而嗣公賜令

幕○先慎曰說作席

廟攻

先慎曰趙本作廟攻七盧文昭云此承上參疑廢置為言故不在六微中顧廣圻云藏本同今本此下有七字誤先慎案經既明言六微則不應有七字此接上文而來並不應另標廟攻二字

一勢重者人主之淵也臣者勢重之魚也魚失於淵而不可復得也人主失其勢重於臣

而不可復收也古之人難正言故託之於魚○先慎曰老子云魚不可脫於淵賞罰者○先慎曰乾道本

云凌本連上利器也君操之以制臣臣得之以擁主故君先見所賞則臣鬻之以為德君

是今據改先見所罰則臣鬻之以為威故曰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先慎曰喻老篇國作邦此作國漢人改也

靖郭君相齊與故人久語則故人富○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與故作故懷左右則左

右重○先慎曰張榜本趙本久語懷○顧廣圻曰此下小資也猶以成富○顧廣圻曰此下況於更勢乎

晉厲公之時六卿貴○先慎曰一本不提行胥僮長魚矯諫曰大臣貴重敵主爭事外市樹

黨下亂國法上以劫主而國不危者未嘗有也公曰善乃誅三卿胥僮長魚矯又諫曰夫

同罪之人偏誅而不盡是懷怨而借之間也公曰吾一朝而夷三卿予不忍盡也長魚矯

對曰公不忍之彼將忍公公不聽居三月諸卿作難遂殺厲公而分其地○先慎曰事見左成十八年傳

州侯相荆貴而主斷荆王疑之因問左右左右對曰無有如出一口也

燕人惑易故浴狗矢也○先慎曰乾道本惑易作無惑案無惑則不浴矣下文公惑易燕人

其妻有私通於士其夫早自外而來士適出夫曰何客也其妻曰無客問左右左右言無

有如出一口其妻曰公惑易也○顧廣圻曰因浴之以狗矢一曰燕人李季好遠出慎曰

乾道本重好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不重好字先慎案藝文類聚十七御覽三百九十五及四百九十九引不重好字今據刪其妻私有通於士季突至

返出家室意計之外也作至字是改從今本御覽四百九十九引作李季至三百九十五引

而解髮直出門吾屬佯不見也○先慎曰御覽引公於是公子從其詎疾走出門季曰是

何人也家室皆曰無存○先慎曰乾道本無曰字趙本皆下有曰季曰吾見鬼乎婦人曰

然為之奈何曰取五牲之矢一作云屎○先慎曰乾道本性作姓盧文昭云姓一作牲藏本

傳杜注五牲牛羊豕犬雞也浴之季曰諾乃浴以矢一曰浴以蘭湯顧廣圻曰此亦劉向校語本卷

公子赫皆同例與舊注相混而實非舊注也今山海經晏子春秋皆多如此云者韓子當不止三條殆經後人刪去之耳

二衛人有夫妻禱者而祝曰使我無故顧廣圻曰句絕得百束布先慎曰乾道本束

歲本今本無此不當有先慎案來即束字形近誤行藝文類聚八十五御覽五百二十九八百二十引並無來字今據刪其夫曰何少也對曰益是子

將以買妾先慎曰藝文類聚引句末有矣字

三 婦葉山房石印

荆王欲宦諸公子於四鄰戴啟曰不可宦公子於四鄰四鄰必重之○顧廣圻曰二句荆王之言也上無曰字
古書多
此例 曰子出者重重則必為所重之國黨則是教子於外市也不便

魯孟孫叔孫季孫相戮力劫昭公遂奪其國而擅其制○顧廣圻曰此下當有一曰二字魯三桓公偏○顧廣圻曰此下

廣圻曰藏本同今本無公字按此不當有先慎曰魯三桓偏四字不成句昭公攻季孫氏○顧廣圻曰此下

而孟孫氏叔孫氏相與謀曰救之乎叔孫氏之御者○顧廣圻曰此下

曰我家臣也安知公家凡有季孫與無季孫於我孰利○顧廣圻曰此下

叔孫之旗入亦救之三桓為一昭公不勝逐之死於乾侯○顧廣圻曰此下

公孫相韓而有攻齊○顧廣圻曰此下

其義相同藏本趙本改攻為功失之公仲甚重於玉公叔恐王之相公仲也使齊韓約而

攻魏○顧廣圻曰此下

兩國之約

翟璜○盧文召曰璜藏本作黃與前同先魏王之臣也而善於韓乃召韓兵令之攻魏因

請為魏王構之以自重也○先慎曰

構講也

請為魏王構之以自重也○先慎曰

越王攻吳王吳王謝而告服越王欲許之范蠡大夫種曰不可昔天以越與吳吳不受今

天反夫差亦天禍也○先慎曰今天當作今若以吳子越再拜受之不可許也太宰嚭遺大夫種書曰

狡兔盡則良犬烹敵國滅則謀臣亡大夫何不釋吳而患越乎大夫種受書讀之太息而

歎曰殺之越與吳同命○先慎曰殺謂殺其使也吳當作吾文種自謂故後語之諧種種之見殺實基如此

大成牛○先慎曰牛乃午之誤說見前從趙謂申不害於韓曰以韓重我於趙○先慎曰以上當有子字

輔我於魏語意請以趙重子於韓是子有兩韓我有兩趙○先慎曰拾補嘗改常是也

正同此脫子字司馬喜中山君之臣也而善於趙嘗以中山之謀微告趙王○先慎曰拾補嘗改常是也

呂倉○先慎曰乾道本連上盧文紹云凌本別為條今據改魏王之臣也而善於秦荆微諷秦荆令之攻魏因請行

和以自重也

宋石魏將也○顧廣圻曰藏本衛君荆將也兩國構難二子皆將宋石遺衛君書曰二軍

相當○先慎曰乾道本軍作君顧廣圻云今本君作軍誤按依此文宋石石當作軍也先慎案顧說認君與軍音近又涉上文而為當作軍今據改兩旗相望

唯毋一戰戰必不兩存此乃兩主之事也與子無有私怨善者相避也

白圭相魏○先慎曰乾道本魏下有王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無王字今據刪暴譴相韓白圭謂暴譴曰子以韓輔我於魏

我以魏待子於韓臣長用魏子長用韓

三齊中大夫有夷射者○盧文昭曰此即左定二年御飲於玉醉甚而出倚於郎門門者

刑跪請曰○先慎曰跪與危通足也說詳外儲說左下篇足下無意賜之餘隸乎○顧廣圻曰藏本夷射叱曰去

○先慎曰乾道本叱曰刑餘之人何事乃敢乞飲長者則跪走退及夷射去則跪因捐水

郎門雷下類溺者之狀明日王出而訶之曰誰溺於是則跪對曰臣不見也雖然昨日中

大夫夷射立於此王因誅夷射而殺之○王先謙曰誅責也與下乃

魏王臣二人不善濟陽君濟陽君因偽令人矯王命而謀攻已王使人問濟陽君曰○先

乾道本重濟陽君三字顧廣圻云今○本不重濟陽君按此當行今據刪誰與恨對曰無敢與恨雖然嘗與二人不善不足以

至於此○王先謙曰言不足王問左右左右曰固然王因誅二人者

季辛與爰騫相怨司馬喜新與季辛惡因微令人殺爰騫中山之君以為季辛也因誅之

荆王○先慎曰張榜本荆王以下至一曰並脫趙所愛妾有鄭袖者荆王新得美女鄭袖

用賢云此以下近本俱脫失今從宋板校定○先慎曰因教之曰王○顧廣圻曰王字下至乃甚喜人之掩口也為近玉必掩口○先慎曰美女

入見近玉因掩口王問其故鄭袖曰此固言惡王之臭及王與鄭袖美女三人坐袖因先

誠御者曰王適有言必亟聽從○先慎曰王言美女前○王先謙曰此當近王甚數掩口

王悖然怒曰○顧廣圻曰今本悖作勃誤剗之御因揄刀而剗美人○先慎曰御一曰魏

按悖佛同字後又多作悖

王遺荆王美人。荆王甚悅之。○先慎曰藝文類聚十八引荆作楚美人作美女。夫人鄭袖知王悅愛之也。亦悅愛

之甚於玉衣服玩好。擇其所欲為之。王曰：「夫人知我愛新人也。其悅愛之甚於寡人。此孝

子所以養親。」○先慎曰子下當有之字。此與下句文忠臣之所以事君也。夫人知王之不

以己為妒也。因為新人曰：「○先慎曰為與謂古本通趙本及御王甚悅愛子然惡子之鼻

子見王常掩鼻。則王長幸子矣。於是新人從之。每見王常掩鼻。王謂夫人曰：「新人見寡人

常掩鼻。何也？」對曰：「不己知也。」○盧文昭曰己字疑衍。顧廣圻曰戰國策云妾知也。先慎曰

進護常態無不字。則與下文王強問之句不合。策下作王曰。王強問之。對曰。頃嘗言惡聞

玉臭。○先慎曰張榜本惡聞玉臭。下用上及王與鄭袖美女。王怒曰。劓之。夫人先誠御者

曰：「王適有言。必可從命。」○先慎曰御者因掄刀而劓美人。

費無極。荆令尹之近者也。○先慎曰左傳適無及也。及鄭極杜邠宛新事。令尹令尹甚愛

之。無極因謂令尹曰：「君愛宛甚。何不一為酒其家？」令尹曰：「善。」因令之為具於邠宛之家。無

極敬宛曰：「令尹甚傲而好兵。子必謹敬。」先亟陳兵堂下及門庭。宛因為之。令尹往而大驚

曰：「此何也？」無極曰：「君殆去之。」○盧文昭曰殆當作急。吳越春秋作王急去之。王謂平王先

猶必也。君殆去之謂君必去之也。呂覽自事未可知也。令尹大怒。舉兵而誅邠宛。遂殺之。

犀首與張壽為怨○先慎曰為猶相也上文李陳需新入不善犀首○俞樾曰入字衍文上文云司馬喜新與

季辛惡與此條情事相同○文法亦一律此云陳因使人微殺張壽魏王以為犀首也乃誅

之○顧廣圻曰張壽張旄也陳需田需也大致與戰國楚策所云張旄果令人要

中山有賤公子馬甚瘦車甚弊左右有私不善者乃為之請王曰○先慎曰請公子甚貧

馬甚瘦王何不益之馬食王不許左右因微令夜燒芻廄○顧廣圻曰廄王以為賤公子

也乃誅之魏有老儒而不善濟陽君○顧廣圻曰今客有與老儒私怨者因攻老儒殺之

以德於濟陽君曰臣為其不善君也故為君殺之濟陽君因不察而賞之○先慎曰謂不

也一曰濟陽君有少庶子者○先慎曰乾道本者作有今據趙本不見知欲入愛於君者

齊使老儒掘藥於馬黎之山濟陽少庶子欲以為功入見於君曰齊使老儒掘藥於馬黎

之山名掘藥也實閔君之國君殺之○王先謙曰殺之上當是將以濟陽君抵罪於齊矣

臣請刺之君曰可於是明日得之城陰而刺之濟陽君還益親之○先慎曰益字疑衍上

四陳需魏王之臣也善於荆玉而令荆攻魏荆攻魏陳需因請為魏王行解之因以荆勢

相魏○先慎曰解和也本書多用構字

韓昭侯之時秦種常貴○先慎曰各本少有二字作甚據藝文類聚八十五引改謂民間抄有秦種也昭侯令人覆廩廩吏

果竊秦種而糶之甚多○先慎曰各本不重廩字據藝文類聚引補

昭奚恤之用荆也有燒倉廩舜者○顧廣圻曰舜當作竈而不知其人昭奚恤令吏執販茅者而問

之果燒也○王先謙曰果燒下疑有者字

昭僖侯之時宰人上食而羹中有生肝焉昭侯召宰人之次而誚之曰若何為置生肝寡

人羹中宰人頓首服死罪曰竊欲去尚宰人也一曰僖侯浴湯中有礫僖侯曰尚浴免則

有當代者乎左右對曰有僖侯曰召而求譙之曰何為置礫湯中對曰尚浴免則臣得代

之是以置礫湯中

文公之時宰臣上炙而髮繞之○先慎曰意林而下有有字文公召宰人而譙之○先慎曰藝文類聚十七引譙作誚下同

曰女欲寡人之哽邪奚為以髮繞炙宰人頓首再拜請曰臣有死罪三○先慎曰各本無臣字今據藝文類

聚意援礫砥乃利猶干將也切肉肉斷而髮不斷臣之罪一也援錐貫鬢○先慎曰各本

林補援礫砥乃利猶干將也切肉肉斷而髮不斷臣之罪一也援錐貫鬢○先慎曰各本

字今據藝文類聚意林改刪而不見髮臣之罪二也奉熾爐炭肉盡赤○先慎曰各本肉作火今

熟而髮不焦○先慎曰各本炙上有而字臣之罪三也堂下得微有疾臣者乎○先慎曰

下有財無兩字顧廣圻云今本無財字按句有誤王引之云無字後人所加得微即得無也邶風式微傳云微無也晏子春秋稷篇云諸侯得微有故乎國家得微有事乎莊子盜

既篇得微往見跖耶皆其證也後人如無字於微字之上而其義遂不可通公曰善乃召
矣先慎索王說是藝文類聚引作堂下得微有娥臣者乎今據刪疾娥古通

其下而譙之先慎曰各本下有堂字按堂字衍召其下謂召其次也謂召其次也藝文類聚引正無堂字今據刪

少庶子進災而髮繞之平公趣殺炮人母有反令炮人呼天曰嗟乎臣有三罪死而不自
知乎先慎曰御覽八百六十三引死而作而死平公曰何謂也對曰臣刀之利風靡骨斷而髮不斷是臣之

一死也桑炭災之肉紅白而髮不焦是臣之二死也災熟又重睫而視之髮繞災而目不
見是臣之三死也意者堂下其有翳憎臣者乎殺臣不亦蚤乎先慎曰御覽引無翳字委作枉

穰侯相秦而齊強穰侯欲立秦為帝而齊不聽因請立齊為東帝而不能成也顧廣圻曰不當作

以五晉獻公之時驪姬貴擬於后妻而欲以其子奚齊代太子申生因患申生於君而殺
之先慎曰患當作慈遂立奚齊為太子

鄭君已立太子矣而有所愛美女欲以其子為後先慎曰向絕夫人恐因用毒藥賊君殺之

衛州吁重於衛擬於君羣臣百姓盡畏其勢重州吁果殺其君而奪之政

公子朝周太子也弟公子根甚有寵於君君死遂以東周叛分為兩國顧廣圻云本書難三篇朝作宰史

記周本紀云威公卒子惠公代立乃封其少子於肇

以奉王號東周惠公即其事索隱云名班與此不同

楚成王以商臣為太子既而又欲置公子職商臣作亂遂攻殺成王一曰楚成王先慎曰此下

楚成王以商臣為太子既而又欲置公子職商臣作亂遂攻殺成王一曰楚成王先慎曰此下

當有商臣為太子既欲置公子職商臣聞之○先慎曰乾道本臣未察也乃為其傅潘崇

以字○先慎曰奈何察之也潘崇曰饗江羊而勿敬也太子聽之江羊曰呼役夫宜君王之

欲廢女而立職也商臣曰信矣潘崇曰能事之乎曰不能能為之諸侯乎○俞樾曰為字

乎言能通諸侯乎左傳曰不能能舉大事乎曰能於是乃起宿營之甲○顧廣圻曰而攻

成王成王請食熊膳而死不許遂自殺

韓廙相韓哀侯嚴遂重於君二人甚相害也嚴遂乃令人刺韓廙於朝○先慎曰即韓廙

走君而抱之○先慎曰策作韓廙走而抱哀公遂刺韓廙而兼哀侯○顧廣圻曰說林上篇及韓策廙作

之武侯戰國策及此謂之哀侯各不同事在三年與世家之哀侯非一人也

田恒相齊闕止重於簡公二人相憎而欲相賊也田恒因行私惠以取其國遂殺簡公而

奪之政

戴驩為宋太宰皇喜重於君二人爭事而相害也皇喜遂殺宋君而奪其政

狐突曰國君好內則太子危好外則相室危

鄭君問鄭昭曰太子亦何如對曰太子未生也君曰太子已置而曰未生何也對曰太子雖置然而君之好色不已所愛有子君必愛之愛之則必欲以為後臣故曰太子未生也

六文王資費仲而游於紂之旁○先慎曰喻老篇資費仲以玉版○盧文昭曰諫凌

乃改正文○闕注作問音諫殊誤此書亦是以諫為問凌本遠改作問其誤亦同

荆王使人之秦秦王甚禮之王曰敵國有賢者國之憂也今荆王之使者甚賢寡人患之

羣臣諫曰以王之賢聖與國之資厚願荆王之賢人王何不深知之而陰有之○王先

知之猶言深結之先慎曰陰荆以為外用也則必誅之○王先

仲尼為政於魯道不拾遺齊景公患之桀且謂景公曰○盧文昭曰孫云後漢書馮衍傳

重祿高位遺哀公女樂以驕榮其意○盧文昭曰哀字為後漢書注引君何不遺魯君以

文以榮其意同先慎曰哀公後漢注引同明此韓非子哀公新樂之必怠於政仲尼必諫

諫○盧文昭曰後漢書必輕絕於魯景公曰善乃令桀且以女樂二八遺哀公○先慎曰

好女子○今家語作八十疑後人以史記之文改之八十人太多六人太少即非二八

去而之楚○先慎曰後漢注作遂去之

楚王謂干象曰○顧廣圻曰史記甘茂傳作范蠡徐廣云一作蠡索隱云戰國策一作蠡

字今楚策作環先慎曰汲古閣文選過秦論李注引干象作于象于于字

形相近而誤吳蕭云宋蔡一卷中前作子
後作干查姓氏急就篇注楚有干象不誤
吾欲以楚扶甘茂而相之秦可乎干象對曰不

可也王曰何也曰甘茂少而事史舉先生史舉上蔡之監門也大不事君少不事家以苛
刻聞天下茂事之順焉惠王之明張儀之辨也茂事之取十官而免於罪是茂賢也王曰

相人敵國而相賢其不可何也○先慎曰賢干象曰前時王使邵滑之越○顧廣圻曰徐

策無邵字先慎曰史記甘茂傳作召賈誼新書亦作召秦本紀作昭楚策作卓○顧廣圻曰徐
趙策作淖昭卓淖皆一聲之轉李善文選過秦論注引此亦作召召邵古通五年而能

亡越○先慎曰文選注所以然者越亂而楚治也日者知用之越○王先謙曰日今忘之

秦不亦太亟忘乎○先慎曰乾道本兩忘字作七顧廣圻云王曰然則為之奈何干象對

曰不如相共立王曰共立可相何也對曰共立少見愛幸長為貴卿被王衣○俞樾曰王

志魏文帝紀注云舜承堯禪被珍裘玉衣猶云珍裘矣古人於美好之物皆曰玉食○俞樾曰王

言玉食衣言玉衣其義同也此與下文之握玉環本同作王後人不解而臆改耳舍杜

若握玉環以聽於朝且利以亂秦矣○共立一云公子赫○顧廣圻曰策

吳攻荆○先慎曰乾道本攻子胥使人宣言於荆曰子期用將擊之子常用將去之荆人

聞之因用子常而退子期也吳人擊之遂勝之

晉獻公○先慎曰乾道本連欲伐虞虢○先慎曰乾道本無欲字盧文昭云一本作欲伐

字耳御覽三百五又四百七十八五乃遺之屈產之乘垂棘之璧女樂二八以榮其意而

韓非子集解

亂其政○先慎曰各本二八字作六叔向之讒莫弘也○王涓曰因學紀聞謂此時叔向

莫宏事與本書略同○先慎曰乾道本作為書曰莫弘拾補作為莫益古人相傳偶異也○先慎曰乾道本作為書曰莫弘拾補作為莫子為我謂晉君所與君期者時可矣何不亟以兵來因佯遺其書周君之庭而急去行○先慎曰

慎曰行○先慎曰字當衍周以莫弘為賣周也乃誅莫弘而殺之○盧文昭曰凌本無此三字王先謙曰而

言篇云莫○先慎曰宏分施○先慎曰殺之三字句例見前凌本妄刪先慎曰難

鄭桓公將欲襲鄆○顧廣圻曰他先問鄆之豪傑良臣辯智果敢之士盡與姓名○盧文

本無與字凌本作盡與其名姓○顧廣圻曰盡與說苑權謀篇作書其俞樾曰與當作舉周官師氏王舉則從注曰故書舉為與是其例也襄二十七年左傳仲尼使舉是禮也釋文

引沈云舉謂紀錄之也然則盡○先慎曰舉姓名為志記錄其姓名矣○先慎曰擇鄆之良田賂之為官爵之名而書之因為設壇場郭門

之外而埋之○先慎曰當作埋先慎案張榜本作埋今據改○先慎曰釁之以雞緞若盟狀鄆君以為內難

也而盡殺其良臣桓公襲鄆遂取之○先慎曰七○先謙曰秦侏儒善於荆王而陰有善荆王左右而內重於惠文君○先慎曰

有謀侏儒常先聞之以告惠文君○先謙曰七○先謙曰字不當有○先謙曰秦侏儒善於荆王而陰有善荆王左右而內重於惠文君○先謙曰

鄴令襄疵○顧廣圻曰乾道本藏本此條在秦侏儒陰善趙王左右趙王謀襲鄴襄疵常

輒聞而先言之魏王魏王備之○先謙曰文昭云舊不重張凌本皆重今據補趙乃輒還○王念孫

輒還當○先謙曰後當誦倒也先慎曰依經次不誤顧說非陰善趙王左右趙王謀襲鄴襄疵常

作轍行言趙王知魏之有備而止其行也轍字既謫作輒後人不得其
解故改輒行為輒還不知上言趙謀襲鄴則兵尚未出不得言還也
衛嗣君之時有人於縣令之左右○先慎曰各本脫縣字縣令發簞而席弊甚○先慎曰各本令下
行有字據嗣公還令人遺之席曰吾聞汝今者發簞而席弊甚賜汝席縣令大驚以君為
御覽引刪神也

韓非子集解卷第十一

長沙王先慎

外儲說左上第三十二

○先慎曰索隱云外儲言明君觀聽臣下之言行以斷其實罰賞罰在彼故曰外也

一明主之道如有若之應密子也

○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密作必案說作必必密同字

明主之聽言也美其辯其

觀行也賢其遠故群臣士民之道言者透弘其行身也離世

○王先謙曰弘與閎同透弘與下透深閎大同義離世謂

遠於其說在田鳩對荆王也故墨子為木高謳癸築武宮天藥酒用言明君聖主之以獨

事情○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君作在設先慎曰用張榜本作無案用當作忠明君聖主

知也○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君作在設先慎曰用張榜本作無案用當作忠明君聖主

二人主之聽言也不以功用為的○先慎曰用為張榜本作為用誤則說者多棘刺白馬

之說不以儀的為關則射者皆如羿也○先慎曰儀準也人主於說也皆如燕王學道也

而長說者皆如鄭人爭年也是以言有纖察微難而非務也○王先謙曰以下故李惠宋

墨皆畫策也○顧廣圻曰李當作李論有透深閎大非用也○先慎曰乾道本無透字故畏

震瞻車狀皆鬼魅也○顧廣圻曰畏當作魏魏年也聲近誤震當作處瞻何莊子讓王篇

皆言而拂難堅確非功也○顧廣圻曰言故務下鮑介墨翟皆堅瓠也○顧廣圻曰務光

也墨翟二字有誤或當作申徒狄先慎曰墨翟○先慎曰也字行且虞慶誑匠也而屋壞○先慎曰也字行

即田仲之謫下說屈穀獻堅瓠於田仲即此

成文不當有也字范且窮工而弓折是故求其誠者非歸餉也不可先慎曰餉下說作饒字同

三挾夫相為則責望顧廣圻曰藏本同自為則事行故父子或怨讎趙用賢曰當依說作讎取

庸作者進美羹說在文公之先宣言與句踐之稱如皇也如皇臺名故桓公藏蔡怒而

攻楚吳起懷瘻實而吮傷實疑士之聲近而誤懷瘻士謂欲士之病愈也且先王之賦頌

鍾鼎之銘皆播吾之迹顧廣圻曰播藏本今本作潘云當作潘播潘播古字通用華山之博也王

先謙曰下然字當在也上誤倒然先王所期者利也然下二十二字所用者力也築社之謗目辭說也

說先慎曰趙本社杜譌下說正作社請許學者而行宛曼於先王或者不宜今乎如是

不能更也三十先慎曰如是以下鄭縣人得車厄也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厄作輓案衛

人佐弋也先慎曰乾道本無也字顧廣圻下子裏務弊袴也趙本作為盧文昭云為凌

本作為俱譌後作象今定為象為象字謂仿象也顧廣圻云卜而其少者也王先謙

完依說者下奪先王之言有所為小而世意之大者有所為大而世意之小者未可

侍長者飲四字先慎曰乾道本小上無之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有先說在宋人之解書與梁

必知也慎案依上文當有今據補張榜本無下說至記也十四字說在宋人之解書與梁

人之讀記也故先王有鄂書而後世多燕說夫不適國事而謀先王皆歸取度者也

四利之所在民歸之名之所彰士死之是以功外於法而賞加焉則上不信得所利於下

趙本作能 名外於法而譽加焉。則士勸名而下畜之於君。○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下作不故中章胥

已仕而中牟之民弃田圃而隨文學者邑之半。平公腓痛足痺而不敢壞坐。晉國之辭仕

託者國之錘。○先慎曰乾道本託作記顧廣圻云藏本記作託今本本托慕案說作託慕

讀下文而衍也下文曰晉國之辭仕託慕叔向者國之錘矣此於託字絕句仕謂仕者託

謂託者襄二十七年左傳衛子鮮出奔晉託於木門終身不仕然則古人自有仕與託之

兩途凡託於諸侯者君必有以養之觀孟子可見故曰辭仕託蓋仕可辭此亦可辭也慕

叔向者自為句後人不違託字之義誤以託慕連讀遂於此文亦增入慕字耳又錘字無

義疑古本止作垂莊子逍遙遊篇其翼若垂天之雲崔謨曰垂猶邊也其大如天一面雲

也然則國之垂猶云國之一面與上文中牟之民弃田圃而隨文學者邑之半文義一律

則不可通矣先慎案俞說是今從藏本此三士者○先慎曰三士言藁法則官府之籍

也。行中事則如令之民也。○先慎曰中音竹仲反二君之禮太甚。若言離法而行遠功。則繩外民也。

○先慎曰繩外繩墨之外二君又何禮之禮之當亡。○先慎曰乾道本不重禮之二字且居學之士

國無事不用力。有難不被甲。禮之則惰。修耕戰之功。不禮則周主上之法。○盧文弨曰周

國安則尊顯。危則為屈公之威。○王先謙曰威即畏威畏同字人主奚得於居學之士哉。○王先謙曰滅

此故明王論李疵視中山也。○盧文弨曰王當作主五詩曰：不躬不親，庶民不信。傳說之以無衣紫綬，之以鄭簡宋襄。○顧廣圻曰藏本綬作

誤宋襄二字連上讀先慎曰此言鄭簡謂子

產宋襄與楚人戰二條綬字未詳所當作

責之以尊厚耕戰

○先慎曰疑當作責尊厚以耕戰之字衍尊厚猶音

富謂

人君夫不明分不責誠而以躬親位下

○顧廣圻曰親字句絕今本位作溢誤未詳所當

禮注故書位為涖涖亦為位以躬親涖下與

且為下走睡卧

○先慎曰乾道本無且為下

下說鄒君先戮以涖民句例相同夫字當行

且為下走睡卧

○先慎曰乾道本無且為下

上有且為下三字先慎案張榜本而以躬親益下下有且為下走是則將令人主耕以為

食服戰雁行也民乃肯耕戰則人主不泰危乎而人臣不泰安乎三十八字合下說而成

非定本也走上當有且為下三字今據補下走即與去揜弊微服○顧廣圻曰藏本同今

下說景公釋車下走事睡卧即昭侯讀法睡卧事與去揜弊微服本去作夫按說不見此

事孔丘不知故稱猶孟鄒君不知故先自僂明主之道如叔向賦獵與昭侯之奚聽也

六小信成則大信立故明主積於信賞罰不信則禁令不行說在文公之攻原與箕鄭救

餓也是以吳起須故人而食文侯會虞人而獵故明主信如曾子殺彘也○顧廣圻曰藏

表字按非也患在尊厲王擊警鼓與李悝謾兩和也○顧廣圻曰尊字當

此當有尊字

右經○先慎曰乾道本無此二字顧廣圻云今本此下有

一宓子賤治單父有若見之曰子何臞也宓子曰君不知不齊不肖○先慎曰乾道本不

張榜本改使治單父官事急心憂之故臞也有若曰昔者舜鼓五絃歌南風之詩而天下治今

以單父之細也治之而憂治天下將奈何乎故有術而御之身坐於廟堂之上有處女子

之色無害於治無術而御之身雖瘁臞猶未有益

楚王謂田鳩曰墨子者顯學也其身體則可○王先謙曰身體

當作體身誤倒其言多不辯何也○先慎

曰各本

多下有而字顧廣圻云而字當衍先慎紫御覽五百四十一引無今據刪曰昔秦伯嫁其女於晉晉公子令晉為之飾裝慎曰

御覽引無從文衣之勝七十人○先慎曰各本文衣至晉晉人愛其妾而賤公女此可謂慎曰

善嫁妾而未可謂善嫁女也楚人有賣其珠於鄭者為木蘭之櫃薰以桂椒○先慎曰各

之積今據藝文類聚八十四御覽七百十三綴以珠玉飾以玫瑰輯以羽翠○先慎曰藝

又八百三十八百二十八初學記二十七引改綴以珠玉飾以玫瑰輯以羽翠文類聚御覽

引均作緝鄭人買其櫝而還其珠此可謂善賣櫝矣未可謂善鬻珠也今世之談也皆道

以翡翠○先慎曰辯說文辭之言人主覽其文而忘有用墨子之說傳先王之道論聖人之言以宣告人若

辯其辭則恐人懷其文忘其○顧廣圻曰此直以文害用也此與楚人鬻珠秦伯嫁女同

類故其言多不辯下當有用字

墨子為木鳶三年而成○顧廣圻曰五弟子曰先生之巧至能使

木鳶飛墨子曰○盧文弨曰不如為車輓者巧也用咫尺之木不費一朝之事而引三十

石之任致遠力多久於歲數今我為鳶三年成蜚一日而敗惠子聞之曰墨子大巧巧為

輓拙為鳶

宋王與齊仇也築武宮○張榜曰益王謳癸倡行者止觀築者不倦王聞召而賜之對曰

臣師射稽之謳又賢於癸○先慎曰稽御覽五百王召射稽使之謳行者不止築者知倦

王曰行者不止築者知倦其謳不勝如癸美何也○先慎曰張榜本無勝字對曰王試度其功癸四板射稽八板槓其堅癸五寸射稽二寸

夫良藥苦於口而智者勸而飲之知其入而已己疾也○盧文昭曰下當作己忠言拂於耳而明主聽之知其可以致功也

二宋人有請為燕王以棘刺之端為母猴者必三月齋然後能觀之燕王因以三乘養之

○先慎曰乘下當有之奉二字右御冶工○先慎曰乾道本治作治趙本言王曰○先慎曰臣聞人主無

十日不燕之齋今知王不能久齋以觀無用之器也○先慎曰乾道本以上有今字顧廣

故以三月為期凡刻削者以其所以削必小今臣治人也無以為之削此不然物也王必

察之王因囚而問之果妄乃殺之治又謂王曰○先慎曰各本又作人據計無度量言談

之士多棘刺之說也一曰燕王徵巧術人○先慎曰乾道本注有先慎索張榜本一曰作

燕王無一曰二字亦非微即徵字形近而誤藝文類聚九十五御覽九百十引正作燕王

徵巧術人是其證今據改御覽五百三十引作燕王欲攻衛白孔六帖八十三引作燕王

好徵巧九十七引作燕王好衛人請以棘刺之端為母猴○先慎曰乾道本請以作日能

徵巧並誤然皆有燕王二字衛人請以棘刺之端為母猴○先慎曰乾道本請以

請以二字今據改張榜本請以○先慎曰乾道本無客曰二字顧廣折云今本句上有客必半歲不

猴客曰人主欲觀之○先慎曰乾道本無客曰二字顧廣折云今本句上有客必半歲不

入宮不飲酒食肉雨霽日出視之晏陰之間而棘刺之母猴乃可見也燕王因養衛人不

能觀其母猴鄭有臺下之治者謂燕王曰臣為削者也○先慎曰乾道本不重削字顧廣

本有今諸微物必以削削之○先慎曰乾道本不重削字顧廣而所削必大於削今棘刺

之端不容削鋒難以治棘刺之端○盧文弨曰此下多脫文孫云文選魏都賦注引王曰客為棘刺

謂衛人曰客為棘削之○盧文弨曰此下多脫文孫云文選魏都賦注引王曰客為棘刺

日削當作刺之下當以削○先慎曰王曰王曰○先慎曰各本無王曰二字誤當刪顧廣

之○盧文弨曰選注引吾欲觀客曰臣請之舍取之因逃

兒說○先慎曰乾道本兒作見顧廣折云今本見作兒案兒是也兒說見呂氏春秋君

人善辯者也持白馬非馬也服齊樓下之辯者○先慎曰藝文類聚九乘白馬而過關則

顧白馬之賦○先慎曰顧視也古人馬稅當別故籍之虛辭○先慎曰之字衍藝文類

能勝一國考實按形不能謾於一人

夫新砥礪殺矢穀弩而射雖冥而妄發其端未嘗不中秋毫也然而莫能復其處不可謂

善射無常儀的也○先慎曰張榜本設五寸之的引十步之遠○先慎曰十非羿逢蒙不

能必全者○先慎曰問有常儀的也有度難而無度易也有常儀的則羿逢蒙以五寸為

巧○先慎曰乾道本無逢字顧廣圻云今本昇下無常儀的則以妄發而中秋毫為拙故

無度而應之則辯士繁說設度而持之雖知者猶畏失也不敢妄言○王先謙曰也今人

主聽說不應之以度○顧廣圻曰絕而說其辯○顧廣圻曰不度以功○顧廣圻譽其行○顧

絕○顧廣圻曰絕藏本同而不入關○無而不入關四字皆誤上文云不以儀的為關此其說也此人主所以

長欺而說者所以長養也

客有教燕王為不死之道者王使人學之所使學者未及學而客死王大怒誅之王不知

客之欺己而誅學者之晚也夫信不然之物而誅無罪之臣不察之患也且人所急無如

其身不能自使其無死安能使王長生哉

鄭人有相與爭年者一人曰吾與堯同年○先慎曰乾道本無一人曰吾與堯同年其一

人曰我與黃帝之兄同年○先慎曰意林兄下有弟訟此而不決○盧文弼曰藏本作訣

覽作○先慎曰意林息作罷案此謂以後息者為勝耶○皆無情理故以辭長者為勝

容有為周君畫莢者○盧文弼曰莢為下三年而成君觀之與髮莢者同狀○先慎曰髮

髮同髮史記貨殖傳木器髮者千枚○注徐廣云髮漆也漢書皇后傳殿上髮漆師古云以

漆漆物謂之髮今關東俗器物一再著漆者謂之梢漆○指即髮聲之轉此謂所畫不辨黑

白與漆○英同也周君大怒畫莢者曰菜十版之牆鑿八尺之牆而以日始出時加笑其上而觀○先

慎曰加笑於牆牖之上以觀其
畫也紫此即西人光學之確與周君為之望見其狀盡成龍蛇禽獸車馬萬物之狀備具

周君大悅此英之功非不微難也然其用與素髹筴同○先慎曰素未畫也此言畫筴之用何異素髹

客有為齊王畫者齊王問曰畫孰最難者曰犬馬最難○先慎曰各本無下最字據藝文類聚七十四御覽七百五十意林

引補犬作孰易者曰鬼魅最易夫犬馬人所知也且暮罄於前○盧文弨曰詩大明倪天

義說文倪一訓聞見蓋倪從見是有見義罄罄本同以倪○盧文弨曰詩大明倪天

為義當為朝夕見於前也先慎曰御覽引罄作靚下同○盧文弨曰詩大明倪天

慎曰各本魅作神索神當依上文作魅藝文類聚○盧文弨曰詩大明倪天

意林御覽引正作魅今據改意林形下有像字○盧文弨曰詩大明倪天

形者齊有居士田仲者○盧文弨曰宋人屈穀見之○盧文弨曰文選七命注引穀作曰穀聞

先生之義不恃人而食○先慎曰各本恃下有仰字盧文弨今穀有樹瓠之道○先慎曰

穀有巨瓠索樹巨聲近而堅如石厚而無竅○盧文弨曰選注此下不同云而效之先生

誤當作巨之道二字行○盧文弨曰選注此下不同云而效之先生

以受水漿吾無用此瓠以為也屈穀曰然其素物乎曰然今先生雖不對獻之仲曰夫瓠所

恃人之食亦無益人之國矣猶可棄之瓠也田仲若有所失慙而不對獻之仲曰夫瓠所

貴者謂其可以盛也今厚而無竅則不可割以盛物○顧廣圻曰而任重如堅石○顧廣

重二字涉下節而○顧廣圻曰吾無以瓠為也曰然穀將弃之○先

行如聖當作堅如則木可以割而以斟○先慎曰各本恃下有仰亦無益人之國亦堅

就道本棄上有以敬○先慎曰各本恃下有仰亦無益人之國亦堅

二字今據張榜本刪今田仲不恃人而食○先慎曰各本恃下有仰亦無益人之國亦堅

字說見上張榜本無田字○先慎曰各本恃下有仰亦無益人之國亦堅

執之類也

虞慶為屋○盧文招曰下三條宜連顧廣圻曰虞卿也慶卿謂匠人曰屋太尊
○盧文招曰嫌其太

崇也藏本匠人對曰此新屋也塗濡而椽生夫濡塗重而生椽撓以撓椽任重塗此宜卑
○盧文招曰嫌其太

虞慶曰不然○先慎曰乾道本此五字在夫濡塗重上顧廣圻云藏本同今本虞慶曰不
生之義以撓椽任重此宜卑辨虞慶屋太尊之說皆匠人之詞榮本誤以虞

慶曰不然五字於夫濡塗重上文義不可通藏本沿其誤今改從本耳更日久則塗
乾而椽燥塗乾則輕椽燥則直以直椽任輕塗
○先慎曰乾道本無以直二字顧廣圻云

字此益尊匠人誑為之而屋壞一曰虞慶將為屋匠人曰材生而塗濡夫材生則撓塗濡
則重以撓任重今雖成久必壞虞慶曰材乾則直塗乾則輕今誠得乾日以輕直雖久必

不壞匠人誑作之成有間屋果壞

范且曰○顧廣圻曰范弓之折必於其盡也不於其始也夫工人張弓也伏檠三旬而踏

弦一日犯機是節之其始而暴之其盡也焉得無折且張弓不然○先慎曰張榜本趙本
范且自謂不

應有曰字伏檠一日而踏弦三旬而犯機是暴之其始而節之其盡也工人窮也為之
○先慎曰工窮

於詞依且為之弓折

范且虞慶之言皆文辯辭勝而反事之情人主說而不禁此所以敗也夫不謀治強之功

功

而豔乎辯說文麗之聲是卻有術之士而任壞屋折弓也故人主之於國事也皆不達乎

工匠之搆屋張弓也○王先謙曰儼然而士窮乎范且虞慶者○顧廣圻曰連上十一字

以范且為虛辭其無用而勝實事其無易而窮也○顧廣圻曰為虛辭返其無用而勝句

提行者其道不可易人主多無用之辯而少無易之言此所以亂也○絕實事返其無易而窮也句以上今失

不輟而人主說之不止是貴敗折之類而以知術之人為工匠也不得施其技巧○顧廣

上當有工故屋壞弓折知治之人不得行其方術故國亂而主危

夫嬰兒相與戲也以塵為飯以塗為羹以木為斝然至日晚必歸饌者塵飯塗羹可以戲

而不可食也夫稱上古之傳頌辯而不慙道先王仁義而不能正國者此亦可以戲而不

可以為治也夫慕仁義而弱亂者三晉也不慕而治強者秦也然而未帝者治未畢也○先

慎曰趙本然而下有秦強而三字張本從夫慕至此均無

三人為嬰兒也父母養之簡○先慎子長而怨○先慎子盛壯成人○先慎其供養薄○先

慎曰父母怒而誚之○先慎曰以子父至親也而或譙或怨者皆挾相為而不周於為己

也夫賣庸而播耕者主人費家而美食調布而求易錢者○顧廣圻曰調當作請易非愛

庸客也曰如是耕者且深耨者熟耘也○顧廣圻曰熟上當有且字耘當作云此與下庸

文錢布且易云也句對不知者改作耘字誤甚庸

容致力而疾耘耕者○顧廣圻曰者盡巧而正畦陌畦時者○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下

行二字未詳孫詒讓曰畦當作埒一切經音義引倉頡篇云畦埒也○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下

是其證此畦埒二字蓋注文傳寫誤混入正文遂複舛不可通耳○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下

羹且美錢布且易云也此其養功力有父子之澤矣而心調於用者○盧文弨曰調疑周

周之誤上文不周○盧文弨曰調疑周於為己即其證皆挾自為心也故人行事施予以利之為心則越人易和以害之為心

則父子離且怨

文公伐宋乃先宣言曰吾聞宋君無道蔑侮長老分財不中教令不信余來為民誅之○顧

廣圻曰公當作王宋當作崇見說苑指武篇○顧先慎曰經亦作文公疑非文王伐崇事也

越伐吳乃先宣言曰我聞吳王築如皇之臺掘淵泉之池○先慎曰各本淵作深無泉之

增掘淵泉之池與築如皇之臺二文相○先慎曰各本淵作深無泉之對明深乃淵之誤又脫泉之二字耳○先慎曰各本淵作深無泉之

慎曰乾道本無來字盧文弨云張○先慎曰各本淵作深無泉之本有先慎業依上文當有今據補○先慎曰各本淵作深無泉之

蔡女為桓公妻桓公與之乘舟夫人蕩舟桓公大懼禁之不止怒而出之乃且復召之因

復更嫁之○先慎曰左傳桓公大怒將伐蔡仲父諫曰夫以寢席之戲不足以伐人之國

功業不可冀也請無以此為稽也○顧廣圻曰藏本今本稽作規誤俞樾曰稽字無義疑

所趨若人以手指物也字亦作旨孟子告子篇願聞其旨是也齊桓公伐蔡意在蔡姬故○顧廣圻曰藏本今本稽作規誤俞樾曰稽字無義疑管仲請無以此為稽也稽從旨聲故得通借禮記王制篇有旨無簡不聽即尚書呂刑篇

有稽無簡不聽之異文然則稽旨通用古有徵矣道藏本改稽為規非是先慎曰稽字不
誤史記樗里子甘茂傳正義漢書賈誼傳應劭注司馬遷傳顏注荀子王制楊注並云稽
計也桓公之計在伐蔡故管仲請無以此為桓公不聽仲父曰必不得已楚之菁茅不貢
於天子三年矣君不如舉兵為天子伐楚楚服因還襲蔡曰余為天子伐楚而蔡不以兵
聽從因遂滅之○先慎曰乾道本無因字此義於名而利於實故必有為天子誅之名先

慎曰乾道本無為字○先慎曰乾道本無因字此義於名而利於實故必有為天子誅之名先

吳起為魏將而攻中山○先慎曰乾道本連軍人有病疽者吳起跪而自吮其膿傷者母

立而泣○先慎曰各本作傷者之母立泣盧文弨云立字不當有益即泣

九御覽四百人問曰將軍於若子如是尚何為而泣對曰吳起吮其父之創而父死今是

子又將死也今吾是以泣○先慎曰下今字當行藝文類聚引作吳子吮其父之傷而殺

之戰戰不旋踵而死今又吮之安知是子何戰而死是以哭之矣

趙主父令工施鉤梯而緣播吾○王先謙曰播吾即播吾見史記趙世家六國表又作鄒

縣東南漢地理志云縣有鐵山一統志以為即房山當即主刻疎人迹其上○盧文弨曰

父令工施鉤梯者也先慎曰播張榜本趙本作潘說見上刻疎人迹其上○盧文弨曰

變作疎亦猶迹之變作跡矣古本韓子當作刻人疎其上寫者依今字作迹而疎字失不
刪去遂誤倒在人字之廣三尺長五尺而勒之曰主父常遊於此

秦昭王令工施鈎梯而上華山以松柏之心為博箭長八尺綦長八寸○顧廣圻曰為博句絕箭長八尺句

而勒之曰昭王嘗與天神博於此矣○先慎曰張榜本無矣字御覽三十九卷引亦無矣字

文公反國至河令籩豆捐之○盧文弨曰孫云文選鮑明遠東武吟注引令下有曰字可省豆藏本作豈下同先慎曰治要御覽七百九又七百五十

九引均○無曰字席蓐捐之手足胼胝面目黧黑者後之○先慎曰乾道本面作回黧下無黑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黧下有黑字先慎案張

榜本趙本回作面手足胼胝面目黧黑相對成文乾道本誤○下文作面目黧黑是其證今據改治要引正作面目黧黑答犯聞之而夜哭公曰寡人

出亡二十年乃今得反國答犯聞之不喜而哭意不欲寡人反國邪○盧文弨曰選注引意下有者字犯

對曰籩豆所以食也而君捐之○先慎曰乾道本無而君捐之四字盧文弨云選注有先慎案治要御覽引亦有而君捐之四字今據補席蓐

所以卧也而君棄之○先慎曰乾道本棄作捐今據選注治要改手足胼胝面目黧黑勞有功者也○盧文弨曰有功選

倒而君後之今臣與在後中不勝其哀故哭○先慎曰乾道本臣下有有字盧文弨云選注無先慎案治要及御覽引並無今據刪

且臣為君行詐偽以反國者眾矣臣尚自惡也而況於君○先慎曰治要再拜而辭文公止

之曰諺曰築社者攜擲而置之○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攜作擲王渭曰魏書古弼傳引此作蹇慶今案此同字耳字書無攜字端冕而

祀之今子與我取之而不與我治之與我置之而不與我祀之焉乃解左膝而盟于河先

慎曰乾道本乃作可誤治要作乃今據改

鄭縣人卜子○王先謙曰此條依經當在衛人佐弋後先慎曰乾道本卜作乙顧廣圻云今本乙作卜誤此猶言某乙也蓋劫殺臣云春申君之正妻子曰甲亦猶言

某甲用人云罪生某禍生乙亦可證先慎案顧說非北堂
書鈔一百二十九御覽六百九十五引乙作下今據改
使其妻為禱其妻問曰今禱何

如夫曰象吾故禱○先慎曰乾道本無故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吾下有故字案此不當

正作象吾故禱今據補妻因毀新令如故禱○先慎曰各本妻下有子字北堂書鈔引

鄭縣人有得車輓者而不知其名問人曰此何種也對曰此車輓也俄又復得一○先慎

得一車問人曰此是何種也對曰此車輓也問者大怒曰曩者曰車輓今又曰車輓是何

輓也輓也眾也此女欺我也遂與之鬪

衛人有佐弋者烏至因先以其褰麾之鳥驚而不射也○先慎曰方言褰褰謂

鄭縣人卜子○先慎曰各本卜作乙御覽六十三又九百三十二引乙妻之市買鼈以歸

過潁水以為渴也因縱而飲之遂亡其鼈○顧廣圻曰此條不見於上先

夫少者侍長者飲長者飲亦自飲也一曰魯人有自喜者○先慎曰自喜二見長年飲酒

不能醜則唾之亦效唾之一曰宋人有少者欲效善○先慎曰各本欲上有亦字御見長

者飲無餘非斟酒飲也而欲盡之○先慎曰非下九字御覽

書曰紳之束之宋人有治者因重帶自紳束也人曰是何也對曰○先慎曰乾道本對上

今本無書字今據刪書言之固然

婦葉山房石印

書曰既雕既琢還歸其樸○先慎曰乾道本以下並連上趙本於梁下提行並誤今依盧

之固然經言宋人之請書與梁人之解梁人有治者動作言學舉事於文曰難之○顧廣

記若下不作記字則經不分別言矣人質切顧失其實人曰是何也對曰書言之固然

郢人有遺燕相國書者○先慎曰藝文類聚八十四御覽五百九十五引鄆作鄭夜書火不明因謂持燭者曰

舉燭而誤書舉燭○先慎曰各本而上有云字誤作過今據藝文類聚御覽八百七十引

燭字並非舉燭非書意也燕相國受書而說之○先慎曰各本無國字據白曰舉燭者尚明也

○先慎曰藝文類尚明也者舉賢而任之燕相白玉王大悅○先慎曰乾道本不重王字

聚御覽引尚作高增國以治治則治矣非書意也今世學者多似此類○先慎曰乾道本世下有舉字

鄭人有欲買履者○先慎曰各本欲買作且置御覽四百九十九六百九先自度其足而

置之其坐至之市○先慎曰御覽八百二十七引置均作買今據改欲御覽一作身而忘操之已得履乃曰吾忘持度反歸取之及反

市罷遂不得履人曰何不試之以足曰寧信度無自信也○先慎曰御覽

四顧廣圻云今本有今據補王登為中牟令○顧廣圻曰王當作士呂氏上言於襄主曰

中牟有士曰中章胥已者○盧文弨曰中章二字呂作贍先慎曰中章胥已二人名其身

甚修其學甚博君何不舉之主曰子見之我將為中大夫○王先謙曰為一人誤相室諫曰中大

士居朝。先慎曰下士居朝御則農夫惰於田。戰士怠於行陳者。先慎曰乾道本無陳

有陳字先慎案依上文當有御則兵弱也。農夫惰於田者則國貧也。兵弱於敵國貧於內

而不亡者未之有也。伐之不亦可乎。主父曰善。舉兵而伐中山遂滅也。

五齊桓公好服紫。一國盡服紫。當是時也。五素不得一紫。先慎曰乾道本無得字顧廣

慎案御覽三百八十九八百桓公患之。謂管仲曰。寡人好服紫。紫貴甚。先慎曰乾道本

十四兩引有得字今據補桓公患之。謂管仲曰。寡人好服紫。紫貴甚。先慎曰乾道本

云藏本今本重一國百姓好服紫。不已。寡人奈何。管仲曰。君欲止之。何不試勿衣紫也。先

慎曰乾道本無止之二字顧廣圻云藏本同今本無欲字案欲下有脫文先慎案御覽三

百八十九引欲下有止之二字是也今據補八百十四引無欲何不試四字節文也今本

不審並刪欲謂左右曰。吾甚惡紫之臭。於是左右適有衣紫而進者。公必曰。少卻。吾惡紫

臭。公曰。諾。於是日。郎中莫衣紫。其明日。國中莫衣紫。三日。境內莫衣紫也。一曰。齊王好衣

紫。齊人皆好也。齊國五素不得一紫。齊王患紫貴。傳說王曰。詩云。不躬不親。庶民不信。今

王欲民無衣紫者。先慎曰乾道本王字作欲顧廣圻王請自解紫衣而朝。先慎曰乾

顧廣圻云藏本同今本以作請案以上有脫文先慎案以乃請之誤依今羣臣有紫衣進

者。曰。益遠。寡人惡臭。是日也。郎中莫衣紫。是月也。國中莫衣紫。是歲也。境內莫衣紫。

鄭簡公謂子產曰。國小。迫於荆晉之間。今城郭不完。兵甲不備。不可以待。不虞子產曰。臣

鄭簡公謂子產曰。國小。迫於荆晉之間。今城郭不完。兵甲不備。不可以待。不虞子產曰。臣

鄭簡公謂子產曰。國小。迫於荆晉之間。今城郭不完。兵甲不備。不可以待。不虞子產曰。臣

鄭簡公謂子產曰。國小。迫於荆晉之間。今城郭不完。兵甲不備。不可以待。不虞子產曰。臣

閉其外也已遠矣而守其內也已固矣雖國小○先慎曰趙本國小二字誤倒猶不危之也君其勿憂是

以沒簡公身無患○先慎曰患下當有一日二字子產相鄭簡公謂子產曰飲酒不樂也○先慎曰俎豆也字衍文

不大鍾鼓竽瑟不鳴寡人之○顧廣圻曰之下當有罪字事上當有脫字未詳先慎曰治要引尸子治天下篇作寡人之任也下子之罪亦作子之任

事不一國家不定百姓不治耕戰不輯睦亦子之罪子有職寡人亦有職各守其職子產

退而為政五年國無盜賊道不拾遺桃棗之蔭於街者莫援也○先慎曰舊本無之字莫下有有字今據御覽九百

六十五事類賦錐刀遺道三日可反三年不變民無飢也○先慎曰變字疑誤

宋襄公與楚人戰於涿谷上○顧廣圻曰與三傳不合宋人既成列矣楚人未及濟右司馬購強○顧廣圻

曰未趨而諫曰楚人眾而宋人寡請使楚人半涉未成列而擊之必敗襄公曰寡人聞君

子曰不重傷○盧文弨曰下曰字藏本無不擒二毛不推人於險不迫人於阨不鼓不成列今楚未濟

而擊之害義請使楚人畢涉成陳而後鼓士進之右司馬曰君不愛宋民腹心不完特為

義耳公曰不反列且行法右司馬反列楚人已成列撰陳矣公乃鼓之宋人大敗公傷股

三日而死○盧文弨曰春秋襄公之卒在次年五月此乃慕自親仁義之禍○先慎曰自親二字涉下文而行夫必恃人主之

自躬親而後民聽從是則將令人主耕以為上○先慎曰上當作食上經下張本有此數句蓋誤以說入經然作耕以為食則張氏

所見之本不作上正可服戰鴈行也民乃肯耕戰則人主不秦危乎而人臣不秦安乎

以訂正上為食之誤

齊景公游少海○先慎曰少海即勃海傳騎從中來謁曰嬰疾甚且死恐公後之景公遽起傳騎又

至景公曰趨駕煩且之乘○王涓曰晏子春秋煩且作繁駟案此同字也使駟子韓樞御之○先慎曰晏子春秋內篇諫上第一云公

使韓子休追之此韓行數百步以駟為不疾奪轡代之御可數百步以馬為不進盡○俞樞疑即彼韓子休

韓子古本當作以馬為不盡不進也列子天瑞篇終進乎不知也張湛注進當為

盡是進與盡古通用詩文王篇毛傳訓盡為進師古注漢書高帝紀曰進字本作齊又作

贖皆其例也寫者依本字作進釋車而走以煩且之良而駟子韓樞之巧○先慎曰乾道

而失刪盡字遂並失其讀矣○先慎曰乾道本無樞字顧廣

折云藏本今而以為如下走也○先慎曰

魏昭王欲與官事○王先謙謂孟嘗君曰寡人欲與官事君曰王欲與官事則何不試習

讀法昭王讀法十餘簡而睡卧矣王曰寡人不能讀此法夫不躬親其勢柄而欲為人臣

所宜為者也○先慎曰官字涉下文行睡不亦宜乎

孔子曰○先慎曰乾道本連為人君者猶孟也民猶水也孟方水方孟圜水圜○先慎曰

子處道為園作圖索說文園天體也全也周○先慎曰乾道本不重纓字御覽三百八十

也是園為正字御覽七百六十引二句互易○先慎曰乾道本乃斷二字作長

鄒君好服長纓左右皆服長纓甚貴○先慎曰乾道本不重纓字御覽三百八十

患之問左右左右曰君好服百姓亦多服是以貴君因先自斷其纓而出國中皆不服長

纓君不能下令為百姓服度以禁之乃斷纓出以示民○先慎曰乾道本乃斷二字作長

字民上有先字顧廣折云今本作

乃斷纓出以示民案向有誤先
慎案今本語極明顯今據改是先戮以益民也

叔向賦獵功多者受多功少者受少

韓昭侯謂申子曰法度甚不易行也
○先慎曰乾道本無不字今依拾補增申子曰法者見功而與賞因能

而受官今君設法度而聽左右之請此所以難行也昭侯曰吾自今以來知行法矣寡人

奚聽矣一日
○先慎曰趙本日作曰誤申子請仕其從兄官昭侯曰非所學於子也聽子之謁敗子之

道乎亡其用子之謁
○顧廣圻曰韓策云又亡子之術而廢子之謁其行乎云云此有脫文申子辟舍請罪

六晉文公攻原襄十日糧
○先慎曰信二十五年左傳晉侯圖原命三日之糧國語亦作三日遂與大夫期十日至原十日

而原不下擊金而退罷兵而去士有從原中出者曰原三日即下矣群臣左右諫曰夫原

之食竭力盡矣君姑待之公曰吾與士期十日不去是亡吾信也得原失信吾不為也遂

罷兵而去原人聞曰有君如彼其信也可無歸乎乃降公衛人聞曰有君如彼其信也可

無從乎乃降公孔子聞而記之曰攻原得衛者信也

文公問箕鄭曰殺餓奈何對曰信公曰安信曰信名
○俞樾曰信名之下當有信義信事四字蓋文公曰安信箕鄭告以信名

信義信事下乃一一申之也今奪之則文不備信名則群臣守職善惡不踰百事不怠信事則不失天時百姓不

踰信義則近親勸勉而遠者歸之矣

御覽八百四十九引吳子曰待公而食故人至暮不來吳起至暮不食而待之顧廣圻云藏本同今本作令誤先慎案

不食而待御覽四百七十五八百四十九引吳子曰待公而食故人至暮不來吳起至暮不食而待之各本作起

引並作吳起至暮不食而待之今據改明日早令人求故人故人來方與之食曰御覽

魏文侯與虞人期獵明日會天疾風多不同先慎曰治要無天字左右止文侯不聽曰不

可以風疾之故而失信吾不為也無不字風疾作疾風遂自驅車往犯風而罷虞人

曾子之妻之市先慎曰妻上治要無之字其子隨之而泣要無之字其母曰女還顧

反為女殺彘妻適市來治要有今據補適作道誤曾子欲捕彘殺之妻止之曰特與嬰兒

戲耳曾子曰嬰兒非與戲也下疑有可字嬰兒非有知也待父母而學者也聽父母之

教今子欺之同今本令作今先慎案治要作今今據改是教子欺也母欺子子而不信其

母不重子字今據治要增改非以成教也遂烹彘也

楚厲王有警鼓與百姓為戒成今據御覽五百八十二事類賦十一引刪改飲酒醉過而

擊也先慎曰各本擊下有之民大驚使人止之脫先慎案御覽事類賦引有之字今據補

曰吾醉而與左右戲而擊之也賦引作而是過字涉上文而誤今據改民皆罷居數月有

賦引作而是過字涉上文而誤今據改民皆罷居數月有

警擊鼓而民不起○先慎曰御覽事類賦引赴下有也字乃更令明號而民信之

李悝警其兩和曰謹警敵人旦暮且至擊汝如是者再三而敵不至兩和懈怠不信李悝

居數月秦人來襲之至幾奪其軍此不信患也一曰李悝與秦人戰謂左和曰速上右和

已上矣又馳而至右和曰左和已上矣左右和曰上矣○先慎曰曰上矣三字涉上而行此言左右和聞李悝之言於是皆

爭上明不應有曰上矣三字於是皆爭上其明年與秦人戰秦人襲之至幾奪其軍此不信之患

有相與訟者○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無自此至末案皆複出七術不當有也子產離之而毋使通辭到至其言以告而

知也○先慎曰至字衍文到即倒字惠嗣公使人偽關市○先慎曰惠當作衛偽當作過關市呵難之因事關市以金關

市乃舍之嗣公謂關市曰某時有客過而予汝金因謹之關市大恐以嗣公為明察

韓非子集解卷第十二

長沙王先慎

外儲說左下第三十三

○先慎曰乾道本無下字顧廣圻云藏本同今本有先慎案治要引有下字今據補

一以罪受誅人不怨上

罪當故不怨也

跼危坐子皋

皋雖刑之有不忍之心跼者懷恩報德○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坐作生按依說當作逃

王先謙曰作生是也與坐形近而以功受賞臣不德君

以為德

翟璜操右契而乘軒

功當故以為德○翟璜操右契而乘軒當

受寵故乘軒而無慙○先慎曰

襄王不知

厚賞也

故昭卯五乘而履屨

卯西卻秦東止齊大矣而王唯養之五乘

功大賞薄猶富人而履屨也○先慎曰張榜本趙本屨作屨注

同說文屨從履省喬聲是屨為正字屨屨均別字說作躄古通

上不過任臣不誣能即臣

將為失少室周曰失當作夫在為字上如字讀之先慎曰失字衍顧讀即臣將夫為少室

周亦不成文

二恃勢而不恃信

恃勢則信者不生心恃信則有時不信

故東郭牙議管仲

公欲專仲國柄牙以仲雖忠矣儻不忠必危矣公因命仲理外

隱朋治內矣○先慎曰乾道

特術而不恃信

故渾軒非文公

晉文公以箕鄭信誠以為原

以術御臣而恃其不叛其若之何也○梁玉繩曰渾軒

即渾罕非子產者古軒罕通左傳罕虎罕達公羊並作軒

故有術之主信賞以盡能必罰

以盡能必罰

以禁邪雖有駁行必得所利

駁行不貞白簡主之相陽虎

虎逐魯疑齊是行駁也趙主哀

虎逐魯疑齊是行駁也趙主哀

公問一足

問孔子曰夔一足若何曰夔反戾惡心然所以免禍者先慎曰反戾下說作忿戾

三失臣主之理則文王自履而矜

君雖有師臣當亦謹小臣當即充指顧之役文王理解左右無可使者是亦失士也託言君所與者皆其師是

於過而飾非也○盧文昭曰注文王理解當作不易朝燕之處則季孫終身莊而過賊朝

繫解王先謙曰自履文不成義履上當有繫字○先慎曰

趙本注朝下有堂字燕下無當試今三字張本試作舒

四利所禁禁所利雖神不行此當禁而利當利而禁如譽所罪毀所賞雖堯不治當罪而譽

如此雖堯不夫為門而不使入此雖神不行況不神乎委利而不使進與利不進也亂之所以產也門不

治況非堯乎如無門也齊侯不聽左右魏主不聽譽者而明察照群臣則鉅不費金錢鉅費金以齊

利不由生也也○顧廣圻曰說無錢辱不用璧辱用玉以魏主用毀故○顧廣圻曰藏本今本璧上有

玉作王改字此當衍舊注未為西門豹請復治鄴足以知之玉字按說無舊注亦未為此所添誤先慎曰注乾道本

從趙本兒之矜裘與跖危子榮衣盜者子不恥其父盜以父所盜衣矜人跖者兒不恥其父跖以

下衍不也二子綽左右畫也左畫園右畫方必不得俱成喻用左右言亦不能得賢去蟻驅

蠅字改從趙本愈至喻温言訓左右愈詔也○先慎曰乾道本注俱下有能字趙本無今據刪

馬也王不察掌馬者竊芻豆但患馬臞也○先慎曰宣張榜本與宣王之患臞

五臣以卑儉為行則爵不足以勸賞文昭曰觀張本作勸今據改寵光無節則臣下侵侮

說在苗賁皇非獻伯孔子議晏嬰文昭曰觀張本作勸今據改故仲尼論管仲與叔孫敖仲有三歸以其太

百八十九事類賦十二引韓子曰晏嬰相齊妾不衣帛馬不食粟故仲尼論管仲與叔孫敖仲有三歸以其太

妾不衣帛馬不食粟當即此條佚文故仲尼論管仲與叔孫敖仲有三歸以其太

太儉○先慎曰餅而出人之容變陽虎之言見其臣也○先慎曰乾道本變作變顧廣圻

當作飯說見下齊其臣因之見於君及其出也皆不為虎是人則因之見出則背之一

素變字是陽虎入齊其臣因之見於君及其出也皆不為虎是人則因之見出則背之一

出一人之容變也顧氏不知古書倒文成義之法而簡主之應人臣也失主術虎言居齊已

而讚變字句絕所以疑句有誤也改從今本而簡主之應人臣也失主術虎言居齊已

得罪而三人為君執逐虎言明已無私簡主應以私臣之事言其舉非之譽樹枳棘者反

得其刺也○先慎曰此謂簡子應虎樹枳棘則刺樹相桀橘柚則甘之言為失術也下云

非所以教國也即承此失術言注說非又案乾朋黨相和臣下得欲則人主孤群臣公舉

道本注及作反改從趙本非之疑之非倒文也○先慎曰乾道本脫主字顧廣圻云藏本

下不相和則人主明陽虎將為趙武之賢解狐之公此三人皆以公舉人內不避親外不

為三人而簡主以為枳棘非所以教國也主云所舉害己與枳棘者同此反教人為私

今本簡下有主字今據補

六公室舉則忌直言私行勝則少公功說在文子之直言武子之用杖武子文子之子好

言者必危身子產忠諫子國譙怒夫忠諫者必離羣臣而又危難於父也○先慎曰乾本

而禍及父也子產忠諫子國譙怒本自子產至父也二十三字均脫張榜本有八大字趙

本大小字並有盧文昭出子國譙怒云注必離羣臣離字脫是盧所見本亦有此二十二

字惟注脫離字耳顧廣圻云藏本今本有子產忠諫子國譙怒並注云云此藏本所添未

必是也先慎案下說有此事經必應有張榜本趙本及盧梁車用法而成侯收璽車為難

所見本不盡出於藏本顧氏謂藏本所添非也今據補賢是用不報封人之恩唯

○先慎曰趙本注姊端妹下無矣字

管仲以公而國人諉怨仲不報封人之恩唯

右經脫今依例補

一孔子相衛弟子子皋為獄吏則人足所踴者守門人有惡孔子於衛君者曰尼欲作亂

○先慎曰張榜本無尼字衛君欲執孔子孔子走弟子皆逃子皋從出門○顧廣圻曰從當作後說苑

先慎曰從字不誤出門當作後門呂氏春秋云戎夷違齊如魯天大寒而後門後門與說苑門閉合明出為後之誤踴危引之而逃之門下室中吏

追不得夜半子皋問踴危曰吾不能虧主之法命而親踴子之足是子報仇之時也○盧

曰藏本仇下有怨字而子何故乃肯逃我我何以得此於子踴危曰吾斷足也固吾罪當之不可奈

何然方公之欲治臣也○先慎曰乾道本欲作獄誤今依張榜本趙本改公傾側法令先後臣以言欲臣之免也

甚而臣知之及獄決罪定公慨然不悅形於顏色臣見又知之非私臣而然也夫天性仁

心固然也此臣之所以悅而德公也踴者行步危故曰踴危也○俞樾曰注說非危乃踴

請曰是其證也晏子春秋雜上篇踴踴擊其馬而反之孫星衍云踴足也此說得之先慎

曰荀子勸學篇蟹六跪而二螯楊倞注跪足也韓子以剛足為踴踴據此是楊所見韓子

作跪也跪訓為足又其一證悅而德公也張榜本重而字案此下當接孔子曰善為吏者

樹德不能為吏者樹怨繁者平量者也吏者平法者也治國者不可失平也今錯簡在後

另為一條說苑此下接孔子聞之曰善為吏者樹德不善為吏者樹怨云云是也

田子方從齊之魏望翟黃乘軒騎駕出既乘軒車又有輕騎○先慎曰說苑臣術篇云翟

駟八方以為文侯也移車異路而避之則徒翟黃也徒獨○先慎曰乾道本無徒字顧廣

十乘方問曰子奚乘是車也曰君謀欲伐中山臣薦翟角而謀得果且伐之○先慎曰乾

補今據道本無且字

盧文昭云張本有先慎案且將也此字當有今據補臣薦樂羊而中山拔得中山憂欲治之臣薦李克而中山治是

以君賜此車方曰寵之稱功尚薄稱服也○先慎曰乾道本無注三字今據張榜本補

秦韓攻魏昭卯西說而秦韓罷○顧廣圻曰昭卯即孟卯也顯學篇魏任孟卯之辨難三篇孰與曩之孟嘗也卯俞樾曰昭當作明明卯即孟卯也

又作芒卯明孟芒古音俱同孟卯之為明卯猶孟津之為盟津芒卯齊荆攻魏卯東說而之為明卯猶民吐之為民萌今作昭者蓋與明形似義同因而致誤

齊荆罷魏襄王養之以五乘將軍養之以五乘使為將軍也○顧廣圻曰五乘句絕將軍二字當行涉下文而誤耳舊注全為先慎曰將軍疑為

之奉二字之為養之以五乘文義未備乘下脫之奉二字寫者妄以將軍補之注遂因譌字作解也外儲說左上燕王悅之養之以五乘之奉文法正同是其證御覽八百二十九

引乘卯曰伯夷以將軍葬於首陽山之下而天下曰夫以伯夷之賢與其稱仁而以將軍作車

葬是手足不掩也今臣罷四國之兵而王乃與臣五乘此其稱功猶羸勝而履蹻羸利也謂賈者

羸利倍勝今以薄賞報大功猶羸勝之人履草屨也○顧廣圻曰羸勝當作羸騰形相近也舊注全為先慎曰御覽八百二十九引羸作羸注同蹻作屨案蹻蹻二字古今文通用

說文履從尸古文作題云從足莊子天下篇以蹻蹻為服釋文李云麻曰屨木曰履屨與跂同屨與蹻同是也

孔子曰善為吏者樹德不能為吏者樹怨槩者平量者也吏者平法者也治國者不可失

平也○先慎曰此乃錯簡當在孔子相衛後

少室周者古之貞廉潔愨者也為趙襄主力士與中年徐子角力不若也入言之襄主以

自代也襄子曰子之處人之所欲也何為言徐子以自代○先慎曰張榜本代作代曰臣以力事君者

也。今徐子力多，臣不以自代，恐他人言之而為罪也。有蔽賢之罪也。一曰：少室周為襄主，驂乘

至晉陽，有力士牛子耕與角力而不勝。周言於主曰：主之所以使臣騎乘者，顧廣圻曰：騎當作駢。

以臣多力也。今有多力於臣者，願進之。

二：齊桓公將立管仲，令群臣曰：寡人將立管仲為仲父。善者入門而左，不善者入門而右。

東郭牙中門而立，公曰：寡人立管仲為仲父，令曰：善者左，不善者右。今子何為中門而立

牙曰：管仲之智為能謀天下乎？公曰：能以斷為敢行大事乎？公曰：敢。牙曰：君知能謀天

下。顧廣圻曰：君當作若，知即智字。斷敢行大事，君因專屬之國柄焉。盧文弨曰：張本之下有以字。以管仲之能。慎曰：先

乾道本無之字。盧文弨云：張凌本有之字。顧廣圻云：藏本亦有今據補。乘公之勢以治齊國，得無危乎？公曰：善。乃令隰朋治

內，管仲治外以相參。

晉文公出亡，箕鄭挈壺餐而從。先慎曰：餐，御覽八百五十引作飧。四百引作衰。迷而失道，與公

相失，飢而道泣，寢餓而不敢食。及文公反國，舉兵攻原，克而拔之。先慎曰：乾道本原克

用說二字作原。按句有誤。孫貽讓云：用當為周之誤。克讀為隧，謂六遂也。隧，亦左輔。杜預

周語云：晉文公既定襄王於郊，王勞之以地，辭請隧焉。韋注云：隧，六遂也。肆亦左輔。杜預

者戰國時已有文。公請六遂之說，展轉傳誦，遂以文公伐原為都鄙不在六遂而云。攻周遂

經已不免沿謠。悉心推校，可略得其軼迹。今本作原，則明人不知而妄改不足據也。先慎

按：孫說非用乃原之誤。克乃克之誤。御覽二百六十六引作舉兵攻原，克而拔之，是其證。

改今據 文公曰夫輕忍飢餒之患而必全壺餐是將不以原叛乃舉以為原令大夫渾軒聞

而非之曰以不動壺餐之故怙其不以原叛也不亦無術乎故明主者不恃其不我叛也

恃吾不可叛也○先慎曰乾道本吾上無恃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有今據補不恃其不我欺也恃吾不可欺也

陽虎議曰主賢明則悉心以事之不肖則飾姦而試之逐於魯疑於齊走而之趙趙簡主

迎而相之左右曰虎善竊人國政何故相也簡主曰陽虎務取之我務守之我既守則彼不能得利

遂執術而御之陽虎不敢為非以善事簡主興主之強幾至於霸也

魯哀公問於孔子曰吾聞古者有變一足其果信有一足乎孔子對曰不也夔非一足也

夔者忿戾惡心人多不說喜也雖然其所以得免於人害者以其信也人皆曰獨此一足

矣夔非一足也一而足也哀公曰審而是固足矣○先慎曰御覽三百七而讀若如

問於孔子曰吾聞夔一足信乎曰○先慎曰御覽三百七夔人也何故一足彼其無他異

而獨過於魯堯曰夔一而足矣使為樂正故君子曰夔有一足○先慎曰乾道本足作之

之當作而足二字呂氏春秋察傳篇作故曰夔一足王先謙云之作是也而字不可有則不待釋而明矣改從今本非一足也

三文王伐崇○顧廣圻曰呂氏春秋不肖為云武王至至鳳黃虛韞繫解因自結太公望

曰何為也王曰君與處皆其師○顧廣圻曰君中皆其友下盡其使也今皆先王之臣故

無可使也

○先慎曰乾道本皆作王顧廣折云今本王作皆今據改

一曰晉文公與楚人戰

○先慎曰乾道本無一曰二字在魯哀公問後另為

一條楚下無人字顧廣折云今本與下條文王伐崇倒上有一曰二字先慎業

以此條列文王伐崇後方與經次相合據今本乙人字據初學記二十六引增

陵○先慎曰初學記履繫解

○顧廣折曰今本條作繫誤先慎曰乾道本

引黃鳳作鳳皇亦作繫係繫古通用初學記引作係履墮

因自結之左右

因自結之左右

至黃鳳之

曰不可以使人乎

公曰吾聞上君所與居皆其所畏也

言有德也

○先慎曰以下

中君之

所與居皆其所愛也

故可愛也

下君之所與居皆其所侮也

不肖先君之人

皆在是以難之也

○先慎曰治要引韓子文王伐崇至黃鳳墟而鞮繫解

左右顧無可令結係文王自結之以卷九初學記太公曰

君何為自結係文王曰吾聞上君之所與處者盡其師也中君之所與處者皆先君之人也故無可令結之也

君之所與處者盡其師也

中君之所與處者皆先君之人也

故無可令結之也

君何為自結

係文王曰吾聞上君之所與處者盡其師也

中君之所與處者皆先君之人也

故無可令結之也

君何為自結係文王曰吾聞上君之所與處者盡其師也

中君之所與處者皆先君之人也

故無可令結之也

君何為自結係文王曰吾聞上君之所與處者盡其師也

君之所與處者

盡其師也

中君之所與處者皆先君之人也

故無可令結之也

君何為自結係文王曰吾聞上君之所與處者盡其師也

中君之所與處者皆先君之人也

故無可令結之也

君何為自結係文王曰吾聞上君之所與處者盡其師也

君之所與處者

盡其師也

中君之所與處者皆先君之人也

故無可令結之也

君何為自結係文王曰吾聞上君之所與處者盡其師也

中君之所與處者皆先君之人也

故無可令結之也

君何為自結係文王曰吾聞上君之所與處者盡其師也

君之所與處者

盡其師也

中君之所與處者皆先君之人也

故無可令結之也

君何為自結係文王曰吾聞上君之所與處者盡其師也

中君之所與處者皆先君之人也

故無可令結之也

君何為自結係文王曰吾聞上君之所與處者盡其師也

君之所與處者

盡其師也

中君之所與處者皆先君之人也

故無可令結之也

君何為自結係文王曰吾聞上君之所與處者盡其師也

中君之所與處者皆先君之人也

故無可令結之也

君何為自結係文王曰吾聞上君之所與處者盡其師也

君之所與處者

盡其師也

中君之所與處者皆先君之人也

故無可令結之也

君何為自結係文王曰吾聞上君之所與處者盡其師也

中君之所與處者皆先君之人也

故無可令結之也

君何為自結係文王曰吾聞上君之所與處者盡其師也

君之所與處者

盡其師也

中君之所與處者皆先君之人也

故無可令結之也

君何為自結係文王曰吾聞上君之所與處者盡其師也

中君之所與處者皆先君之人也

故無可令結之也

君何為自結係文王曰吾聞上君之所與處者盡其師也

君之所與處者

盡其師也

中君之所與處者皆先君之人也

故無可令結之也

君何為自結係文王曰吾聞上君之所與處者盡其師也

中君之所與處者皆先君之人也

故無可令結之也

君何為自結係文王曰吾聞上君之所與處者盡其師也

君之所與處者

盡其師也

中君之所與處者皆先君之人也

故無可令結之也

君何為自結係文王曰吾聞上君之所與處者盡其師也

中君之所與處者皆先君之人也

故無可令結之也

君何為自結係文王曰吾聞上君之所與處者盡其師也

君之所與處者

盡其師也

中君之所與處者皆先君之人也

故無可令結之也

君何為自結係文王曰吾聞上君之所與處者盡其師也

中君之所與處者皆先君之人也

故無可令結之也

君何為自結係文王曰吾聞上君之所與處者盡其師也

君之所與處者

盡其師也

中君之所與處者皆先君之人也

故無可令結之也

君何為自結係文王曰吾聞上君之所與處者盡其師也

中君之所與處者皆先君之人也

故無可令結之也

君何為自結係文王曰吾聞上君之所與處者盡其師也

君之所與處者

盡其師也

中君之所與處者皆先君之人也

故無可令結之也

君何為自結係文王曰吾聞上君之所與處者盡其師也

中君之所與處者皆先君之人也

故無可令結之也

君何為自結係文王曰吾聞上君之所與處者盡其師也

君之所與處者

盡其師也

中君之所與處者皆先君之人也

故無可令結之也

君何為自結係文王曰吾聞上君之所與處者盡其師也

中君之所與處者皆先君之人也

故無可令結之也

君何為自結係文王曰吾聞上君之所與處者盡其師也

君之所與處者

盡其師也

中君之所與處者皆先君之人也

故無可令結之也

君何為自結係文王曰吾聞上君之所與處者盡其師也

中君之所與處者皆先君之人也

故無可令結之也

君何為自結係文王曰吾聞上君之所與處者盡其師也

孔子侍坐於魯哀公。○顧廣圻曰自此至寧使民詔上不見於上文先慎曰各本侍作御

哀公賜之桃與黍。哀公曰。○先慎曰各本無曰字。盧文昭云家語子路初見篇請用仲尼

先飯黍而後啗桃。○先慎曰御覽事類賦二十六引啗作食。左右皆揜口而笑。○先慎曰

八十五引哀公曰。黍者非飯之也。以雪桃也。○先慎曰雪洗也。仲尼對曰。丘知之矣。夫黍者五穀

之長也。祭先王為上盛。○先慎曰藝文類聚八十五引為上有以字。果蓏有六而桃為下。祭先王不得

入廟。丘之聞也。君子以賤雪貴。不聞以貴雪賤。今以五穀之長雪菓蓏之下。是從上雪下

也。○先慎曰藝文類聚八十五引作是。侵上忽下也。丘以為妨義。故不敢以先於宗廟之盛也。○先慎曰先

趙簡子謂左右曰。○先慎曰各本無趙字。曰字子作主。今車席泰美。夫冠雖賤。頭必戴之。

屨雖貴。足必履之。○先慎曰趙本屨履作屨。履下注。今車席如此大美。○先慎曰藝文類

也。吾將何屨以履之。○先慎曰依注。屨當作履。夫美下而耗上。言席美則履又當

累美不已。則居上彌有所費也。○先慎曰依注。屨當作履。夫美下而耗上。言席美則履又當

文類聚引夫上有且字。注累字。張趙本作求。妨義之本也。○先慎曰藝文

費仲說紂曰。西伯昌賢。百姓悅之。諸侯附焉。不可不誅。不誅必為殷禍。○先慎曰乾道本

履雖五采。必踐之於地。今西伯昌。○先慎曰乾道本伯作戎。今據趙。人臣也。修義而人向

有禍字。今本有患字。今據藏本補。紂曰。子言義主何可誅。費仲曰。冠雖穿弊。必戴於頭。

之卒為天下患其必昌乎人人不以其賢為其主○盧文詔曰上人字或改夫顧廣圻曰藏本同按下人字當作臣今本不作欲非可不誅也且主而誅臣焉有過紂曰夫仁義者上所以勸下也今昌好仁義誅之不

可三說不用故亡

齊宣王問匡倩曰儒者博乎曰不也王曰何也匡倩對曰博者貴臬○先慎曰乾道本無者字盧文詔云張本

據補勝者必殺臬殺臬者是殺所貴也儒者以為害義故不博也又問曰儒者弋乎曰不

也弋者從下害於上者也是從下傷君也儒者以為害義故不弋○先慎曰乾道本無義字顧廣圻云今本害下

有義字先慎案依上下文當有御覽八百三十二引有義字今據補又問儒者鼓瑟乎曰不也夫瑟以小絃為大聲以大絃

為小聲是大小易序貴賤易位○先慎曰意林序位二字互易儒者以為害義故不鼓也宣王曰善仲尼

曰與其使民詔下也寧使民詔上○文詔曰則朋黨詔上則尊敬○盧

四鉅者齊之居士○先慎曰乾道本鉅作詎盧文詔云詎張本作鉅顧廣圻云藏本作鉅

有鉅子高注鉅姓是也王渭云因學紀聞引作距先慎案距詎並鉅字之誤呂氏春秋去私篇今從藏本上文正作鉅屬者魏之居士齊魏之君不明不能親照境內而聽左右之言故

二子費金璧而求入仕也

西門豹為鄴令清剋潔愨秋毫之端無私利也而甚簡左右○先慎曰乾道本無請字顧左右因相與比周而

惡之居期年上計君收其璽豹自請曰○先慎曰乾道本無請字顧臣昔者不知所以治

廣折云藏本今本有今據補

艱今臣得矣願請璽復以治鄴不當請伏斧鑕之罪文侯不忍而復與之豹因重斂百姓
急事左右期年上計文侯迎而拜之豹對曰往年臣為君治鄴而君奪臣璽今臣為左右
治鄴而君拜臣臣不能治矣遂納璽而去文侯不受曰寡人曩不知子今知矣願子勉為

寡人治之遂不受張榜本無遂不受及注十一字

齊有狗盜之子與則危子戲而相誇○先慎曰則經作則案說文則盜子曰吾父之裘獨有

尾言裘尚有所盜之狗尾○盧文昭曰狗危子曰○顧廣圻曰危吾父獨冬不失袴則足

衣袴雖終其冬夏無所損失也○盧文昭曰瘵疾之人上給其袴故云然注亦非俞樾曰

疑注所據本作終不失袴故云雖終其冬夏無所損失今涉注文有冬字而誤終為冬則

不可通矣則者既不衣袴何有冬夏之別安得獨於冬言不失當據注訂正先慎曰

御覽六百九十四引作吾父冬夏獨有一足袴與注所據之本不同蓋相傳本異也

子綽曰人莫能左畫方而右畫圖也○先慎曰經注作左畫圖右畫方

以肉去蟻蟻愈多以魚驅蠅蠅愈至○先慎曰舊連上今提行御覽九百四十四引作以

作以骨去蟻蟻愈多以肉驅蠅蠅愈至意林肉作骨藝文類聚九十七引亦作骨

桓公謂管仲曰官少而索者眾寡人憂之○先慎曰御覽六百二十四引管仲曰君無聽

左右之請○先慎曰乾道本請上有謂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無謂字按謂當作謁先慎

並無謂字案謂字衍文御覽引無謂字意林作君無聽人有請經注作君勿聽左右之請

下官字作君按君字脫趙本改
官為君非也今據御覽引增

韓宣子○王渭曰曰吾馬菽粟多矣其矐何也寡人患之周市對曰使騶盡粟以食雖無

肥不可得也名為多與之○先慎曰為字一本作與其實少雖無矐亦不可得也主不審

其情實坐而患之馬猶不肥也

桓公問置吏於管仲○顧廣圻曰此管仲曰○先慎曰乾道本無管仲二辯察於辭清潔

於貸習人情夷吾不如弦商○盧文昭曰新序雜事四作寧呂氏春秋請立以為大理登

降肅讓以明禮待賓臣不如隰朋請立以為大行壑草仞邑○俞樾曰仞當作狃謂

狃造其邑也作仞者字之誤舊注訓仞為入未詳其義新序載此事正作狃邑當據

以訂正先慎曰管子小匡篇仞作入即舊注所本俞氏失考耳廣雅釋詁三人得也辟地

生粟臣不如甯武○盧文昭曰武威子之譌新序作威顧廣圻云呂氏春秋請以為大田

三軍既成陳使士視死如歸臣不如公子成父○顧廣圻曰呂氏春秋請以為大田

新序四又作成甫城成父甫古字並通魏王基碑請以為大司馬犯顏極諫臣不如東郭

牙請立以為諫臣治齊此五子足矣將欲霸王夷吾在此

五○先慎曰乾道本無五字孟獻伯相魯○顧廣圻曰孟當作孟孟者魯邑杜預注太原

猶言隨武子之比矣魯當作晉先堂下生藿藜門外長荆棘食不二味坐不重席無衣帛

之妾○先慎曰乾道本無上有晉字盧文昭云凌本無居不粟馬出不從車叔向聞之以

告苗賁皇賁皇非之曰是出主之爵祿以附下也○先慎曰各本一曰晉孟獻伯拜上卿○先慎曰各本

晉卿無孟氏此或即晉語叔向賀韓宣子憂貧事而致誤先慎案叔向往賀門有御○顧

王說非是顧氏已辨於上御覽五百四十三引上有晉字今據補曰此下當○顧廣圻曰上二字當作秣先慎曰御覽

有車字○顧廣圻曰上二字當作秣先慎曰御覽馬不食禾向曰子無二馬二與何也○顧廣圻曰上二字當作秣先慎曰御覽

獻伯曰吾觀國人尚有飢色是以不秣馬班白者多徒行故不二與○先慎曰乾道本多

改御覽引多字作向者吾始賀子之拜卿今賀子之儉也○先慎曰乾道本多向出語苗賁皇曰助吾賀獻伯

多以二字亦非之儉也苗子曰何賀焉夫爵祿旂章○盧文昭曰所以異功伐別賢不肖也故晉國之法

上大夫二與二乘中大夫二與一乘下大夫專乘此明等級也且夫卿必有軍事是故循

車馬○王涓曰比卒乘以備戎事有難則以備不虞平夷則以給朝事今亂晉國之政之

不虞之備以成節○顧廣圻曰藏本今本節下以絮私名獻伯之儉也可與○言辭制當誅

○盧文昭曰注亂為辭故可與也又何賀○先慎曰此下當有孔

文有脫誤當云可與言不可也管仲相齊曰臣貧矣然而臣貧桓公曰使子有三歸之家○先慎曰三歸臺名古藏貨財

三姓曰臣富矣然而臣卑桓公使立於高國之上曰臣尊矣然而臣疏乃立為仲父孔子

女非聞而非之曰秦侈福上一曰管仲父出朱蓋青衣置鼓而歸自朝歸設庭有陳鼎家有

鼓吹之樂

庭有陳鼎家有

三

婦葉山房石印

歸孔子曰良大夫也其侈偏上

孫叔敖相楚○王先謙曰上文言仲尼論管仲與孫叔敖則孫叔敖以下棧車柴車也牝馬

糲飯菜羹○先慎曰各本飯作餅王念孫云餅當為餅餅與飯同見玉篇廣韻糲飯菜羹

杖餅字又作餅今初學記器物部引此正作糲飯先慎案御覽八枯魚之膳冬羔裘夏

葛衣面有飢色則良大夫也其儉偏下

陽虎去齊走趙簡主問曰吾聞子善樹人虎曰臣居魯樹三人皆為令尹○先慎曰令尹二字誤及

虎抵罪於魯皆搜索於虎也臣居齊薦三人一人得近玉一人為縣令一人為侯吏及臣

得罪近王者不見臣縣令者迎臣執縛候吏者追臣至境上不及而止虎不善樹人主俛

而笑曰夫樹相槩橘柚者食之則甘○先慎曰乾道本無夫字各本無相槩二字盧文昭

十八引有夫字及相槩二字御覽九樹枳棘者成而刺人故君子慎所樹○張本有夫字先慎案藝文類聚八十六初學記二

中牟無令魯平公問趙武曰中牟三國之股肱趙齊邯鄲之肩髀寡人欲得其良令也誰

使而可武曰邢伯子可○先慎曰各本邢作刑據公曰非子之讐也○王先謙曰曰私讐

不入公門公又問曰中府之令誰使而可曰臣子可故曰外舉不避讐內舉不避子趙武

所薦四十六人於其君○先慎曰乾道本趙下另為一條盧文昭云張凌本俱連上先慎

案當連合從張凌本於其君三字各本無據御覽六百三十二初

學記二
十引補及武死各就賓位
武之死也四十六人皆就賓位其無私德若此也
覽引此下更

有武薦白屋之士十餘家
九字初學記引有又曰趙武以薦白屋之士管庫者六十家十四字與御覽略有增省皆此佚文

平公問叔向曰群臣孰賢曰趙武公曰子黨於師人
向武之屬大夫向曰武立如不勝衣曰乾道

本無向曰二字今依拾補補盧文昭曰二字脫當有顧廣圻云新序稟事
四云子黨於子之師也對曰臣敢言趙武之為人也立若不勝衣云云

其所舉士也數十人
據御覽四百二引增皆令得其意
稱叔向故得意○盧文昭曰令

引謬難曉先慎曰乾道本無令字御
覽有盧文昭云藏本有令字今據補而公家甚賴之况武子之生也不利於家
曰各本

况作及今
據御覽改死不託於孤臣敢以為賢也

解狐薦其讐於簡主以為相
○盧文昭曰韓詩外傳九又云魏文侯竝謫先慎曰說苑其

讐以為且幸釋已也乃因往拜謝狐乃引弓迎而射之
○先慎曰各本迎作送藝文類聚

迎今曰夫薦汝公也以汝能當之也夫讐汝吾私怨也不以私怨汝之故擁汝於吾君
○盧文昭曰擁

據改曰夫薦汝公也以汝能當之也夫讐汝吾私怨也不以私怨汝之故擁汝於吾君
○盧文昭曰擁

當作擁故私怨不入公門
○先慎曰乾道本無一日二

上有一日二字不
提行今據增改柳往謝之曰子釋罪敢不再拜曰舉子公也怨子私也子往矣怨子如

初也
○先慎曰白孔六帖四十四引韓子曰趙簡王問解狐孰可

為上黨守曰荆伯柳王曰非子之讐乎曰舉賢不避仇讐也

鄭縣人賣豚人問其價曰道遠日暮安暇語汝
○先慎曰乾道本無遠字顧廣圻云今本

道下有遠字先慎案今本有遠字是今據

道下有遠字先慎案今本有遠字是今據

補此條不見上經疑南面篇文錯簡在此

六范文子喜直言武子擊之以杖夫直議者○先慎曰夫當作曰不為人所容無所容則危身非徒

危身又將危父

子產者子國之子也子產忠於鄭君子國譙怒之曰夫介異於人臣○趙用賢曰介異言介然異於人臣也

而獨忠於主○先慎曰乾道本無忠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獨下有忠字今據增主賢明能聽汝不明將不汝聽聽與不聽

未可必知而汝已離於群臣離於群臣則必危汝身矣非徒危已也又且危父矣○盧文弼曰下

矣字張本無

梁車為鄴令○先慎曰各本為上有新字據白孔六帖十九引刪盧文弼云前後俱無新字是也其姊往看之暮而後至閉門○先慎曰

各本無至字閉門作門○先慎曰白孔六帖增改御因踰郭而入車遂別其足趙成侯以為不

慈奪之重而免之令○先慎曰白孔六帖引免之令作逐之

管仲束縛自魯之齊道而飢渴過綺烏封人而乞食烏封人跪而食之○顧廣圻曰上文云綺烏皆未詳先

慎曰御覽八百四十九引作綺邑○先慎曰乾道本無之字顧廣圻云其敬封人因竊謂仲曰適幸及齊不死而用齊將何報我曰如子之言

我且賢之用能之使○先慎曰乾道本無之字顧廣圻云勞之論我何以報子封人

怨之